

第二十四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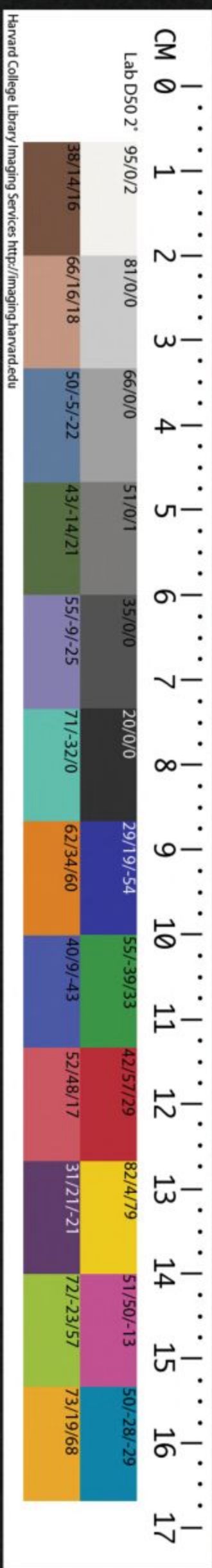
凡十七年

起辛亥晋安帝義  
熙七年盡丁卯宋  
文帝元嘉四年魏  
太武帝始光四年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資治通鑑綱目





五卷三

定例

史

通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下, 大, 得, 降, 子, 泰, 年, 公, 歸, 大, 年, 公, 歸, 大, 年, 公, 歸]*

*[A large, light-colored rectangular area, possibly a repair or a blank page, covering the right side of the book's spread.]*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三省分嶺曰姚  
秦郡置雍北  
五州刺史鎮  
安州刺史鎮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起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盡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光武四年

凡十七年

晉七年

魏秦弘始三年

春正月

秦王興以其子弼為尚

書令

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

之書

法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執以傾東宮國人惡

西秦復降于秦

秦使太尉索稜鎮隴西招撫西秦為索

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命羣臣

謂之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

於海乎羣臣咸悅三省曰羣臣咸悅姚興之折梁喜誠

晉安帝義熙十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一

虛一之五十五卷二





杏城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郵

友定見漢帝玄更始元年

考異 朔當

取質見漢明帝永平十六年

取質見漢明帝永平十六年

是矣羣臣體興之意而明揚反陋者誰乎此所謂好虛名而無實用者也（書法）凡書舉賢美也綱目錄小善故曹操下令求才書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守將姚詳遂攻安定東鄉皆克之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

蘇勃勃追斬之遂攻安定（集覽）安定今鳳翔府涇州漢安定郡也破楊佛嵩降其眾數萬進攻東鄉下之（東鄉郡名索隱曰在頻陽縣案漢地志頻陽屬馮翊秦鎮北

參軍王買德奔夏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

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

○北涼拔姑臧遂攻南涼不克北涼王蒙遜拔姑臧執焦朗以弟挈鎮之遂攻南

涼圍樂都不克取質而還南涼攻北涼大敗而還南涼王集覽弟挈蒙遜之弟名挈

欲伐北涼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勳方盛不可攻也不聽發兵五道俱進至番木苕藿掠五千餘戶

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厄蒙遜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又不聽

番禾苕藿

並見晉安帝隆安元年

考異 當作

誤作擊

交州見漢高帝十一

年南粵一

季高孫處

表字

江州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傳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復取其子染干為質而還

受太尉中書監之命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和故吏謝晦裕以為參軍晦博瞻

通裕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

擊斬之日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

變且孫季高兵力寡弱不能持久乃引兵擊之循兵屢

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三省曰）龍編交趾郡龍編縣州

郡皆治焉水經注漢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擊

賞軍上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杜慧度悉散家財以

夾岸射之循艦燃眾潰自投于詔劉毅兼督江州軍事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長史庾悅

後至奪其處眾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



符攝三省  
曰符攝下江  
州追攝之也

也音劣等  
涉獵三省  
水獵若涉  
獸言歷覽  
之不專精  
也史正綱  
書乞伏乾  
歸為其下  
所弒子熾  
磐嗣討殺  
考與討殺  
之當作討  
公府誅之

晉安帝義熙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二

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惟尋陽接蠻  
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徙鎮豫章而  
以親將趙恢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秋七月柔然獻馬  
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而卒

求昏於燕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於燕燕王跋  
命羣臣議之素弗曰集覽素弗名也跋之弟

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  
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其女妻斛律跋勤於政事勸  
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西秦攻南涼敗  
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其兵○北涼襲西涼不克北涼王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  
涼公暘曰兵有不戰而敗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戰

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是  
遣兵邀擊西秦攻秦栢陽堡水洛城皆克之馮智舒口  
大敗之

平涼府靜寧州  
西南一百里

晉八年秦弘始十四魏永康元五年始元年夏四月

以劉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  
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惟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  
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刑之於市毅剛愎自謂功與裕

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  
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

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  
歸之與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既據上流

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以僧施為南蠻校尉毛脩  
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復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

之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  
然然父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

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  
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

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志六月西秦乞伏  
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尋卒

公府弒其君乾歸秋世熾磐討殺之而自立乞伏公府  
歸(三省曰)公府國仁之子也以其不得立故行弒逆及其

子十餘人走保大夏熾磐遣其弟智達討之秦人多勸

晉安帝義熙八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與國見周  
二報王五上

後主延熙  
鼓嚴見漢

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之。王買德曰：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猶恥為，況萬乘乎？勃勃乃止。七月，智達擊破公府獲而轅之。譚郊八月，熾磐自立為河南王，遷都枹罕。書法凡書自立，篡辭也。熾磐世子也。則其書自立，何惟嫡故無嫌也。詳義熙五年。皇后王氏崩。

○葬僖皇后 ○冬，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毅至

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郝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鬪，穴其金城而入。三省曰：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初，謝混與毅款昵，混從兄澹常以為憂。

前

晉

考異  
無雍州刺史

史四見字漢

姑臧見武

光武建武

益州見周

安王十五

漸與之疎。且謂弟璞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至是果驗。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諾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至是裕奏徵為散騎常侍，固辭不至。十一月，裕至江陵，殺郝僧施。毛脩之素自結於裕，故特宥之。裕問毅故吏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對曰：除宿釁，倍惠澤，敘門次。三省曰：敘門次，魏晉以來，率以門地高下為用人之次第。貴敘者，以次敘之。若穿錢貫然也。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用其言，荆人悅。

秦雍州刺史楊佛嵩攻夏王勃勃與戰破之。○北涼

遷于姑臧。西王置官僚。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帥。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

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



丙水見晉  
安帝義熙  
元年外水  
白帝見漢  
獻帝建安  
十七年

丑癸

豫州見秦  
莊襄王元  
年三川

脫爾詳見  
春秋左傳  
魯僖公三  
十三年秦  
人入滑

昨音五  
拉音臘

土斷見漢  
武帝元狩  
元年土著  
考異提要  
法作修土斷

晉安帝義熙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四

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  
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  
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齎石署函邊。署函邊。署。簽書  
也。函。猶匱也。所以盛書。故曰函書。邊。謂函外邊。昨曰至  
白帝。乃開諸軍。雖進。太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而未知處分所由。是再見裕之譎。又可見矣。

晉九年秦弘始十五魏永興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

州刺史諸葛長民

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

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為百姓患。懼裕  
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  
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  
穆之曰。公汧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  
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弟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  
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  
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  
敬宣書曰。盤龍專擅。集覽。盤龍。劉毅小字也。自取夷滅。

前

當

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  
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阿壽。劉敬宣  
小字。穆之憂長民為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  
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脫。輕易貌。王孫滿曰。秦師輕  
而無禮。無禮則脫。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注。脫。易也。今還  
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  
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  
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  
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  
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昨自慢後。出拉殺之。  
與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發明。劉毅變易守宰。長民驕  
侈貪縱。然綱目皆不書。有罪。何哉。劉裕謀移晉鼎。驅除  
異己。遂襲而殺之。爾矧其同謀起義。雖罪猶將宥之。況  
無罪乎。故皆書裕。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上表  
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康成土斷。以一其  
業。集覽。庚戌土斷。哀帝興寧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閱戶  
口。今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也。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  
此。今漸頹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各依界限。用土

晉安帝義熙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五



考異 尉提 二要 字無

蒸土築城

成都見周 安王十五 年蜀

晉安帝義熙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五

斷之法唯青兗徐三州居晉陵者秦太尉索稜以隴西

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降西秦○夏築統萬城夏王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

姓也阿利其名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

南馮智舒曰黑水河名在寧夏衛城東番名哈刺兀速

河西流注于黃河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

名統萬統萬古地名春秋時白翟所居秦屬上郡漢初

屬翟國東漢時郡邑俱廢晉陷于戎後魏以為統萬鎮

未幾置金明郡又改東夏州後改為延州取延水為名

隋初仍為州大業初改延安郡唐初復為延州天寶初

改延安郡乾元初復為延州五代梁置忠義軍節度後

唐改彰武軍宋初仍為延州屬鄜延路元祐中陞為延

安府金仍舊元改延安路本朝復改延安府隸陝西

道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

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

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

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三省曰漢高祖以

宗女妻單于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冒姓劉氏乃改

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

勃勃父衛辰本鐵弗氏故改其非正統

者為鐵伐氏言剛銳如鐵堪伐人也

秋七月朱齡石

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悉從外水取成都滅熹從中水取廣漢

新郡縣與縣水合又與湍水合亦謂之郫江又選犍為

牛鞞水又東選資中縣謂之縣水縣水至江陽縣方山

下入江謂之縣水口曰中水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

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

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馮智舒曰平模

山名一名彭亡山在眉州彭山縣東一十里後岑彭至

其地改曰平無今訛為平模山縱遣侯暉來岸築城以

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可技且

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

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

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

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

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

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

晉安帝義熙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六



漢報州見周  
中王四年

輕俠見漢  
後王延熙  
二十年

甲寅

晉安帝義熙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六

望風相次奔潰。譙縱棄城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按堵。其女曰皆安。然如墻堵之不遷。動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抵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齡石徙馬耽於越。崑崙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三省曰。滅口。謂齡石多取庫物殺耽。以滅口。我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冬。魏遣使請昏。于秦。以索邈為梁州刺史。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愠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雖姜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皆悅。

晉十年

秦弘始十六。魏神瑞元年。

是春三月。太尉

裕廢譙王文思為庶人。

裕廢譙王文思為庶人。荆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暴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

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為後裕伐休之。張本。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三省曰。豫州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廬江。安豐。歷陽也。書法。襲荆州殺都督劉毅。書太尉裕。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書太尉裕。廢譙王文思為庶人。書太尉裕。帥師擊荆州。書太尉裕。婁書不一。書。而裕之不臣。昭昭矣。夏

五月。秦尚書令姚弼有罪免。

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等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道。路皆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邪。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應。會興有疾。弼潛聚眾。欲作亂。將軍劉瑄泣以告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姚宣入朝。流涕極言。姜虬亦上疏。請斥散凶徒。以絕禍端。皆不聽。三

襲滅南涼。以僭檀歸殺之。

西秦。省曰。姚興不聽。臣子之言。養成泓弼爭國之禍。南涼。集

虬音求  
南涼禿髮  
烏孤起自  
晉安帝隆  
安元年歷

晉安帝義熙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七



利鹿。僂檀。凡三世至本帝義熙十八年。

浩。歷見漢。宣帝神爵。賢政忠節。虎臺面縛。

和龍見晉。成帝咸康七年。龍城。

亦一部之姓。南涼王僂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僂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不能猝來。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僂檀兄子樊尼。馳告僂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唯樊尼不去。僂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汝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吾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僂檀謂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對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僂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尉姓也。浩。歷固守不下。熾磐使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對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何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

平聲亦

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嗣。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僂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僂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歲餘使人鳩之。并殺虎臺。復稱秦王。置百官。僂檀何。南涼主也。曷為不以其主書。國先亡也。於是僂檀襲乙弗未返。而國亡矣。以為能主其國者。不若是甚也。故止書以僂檀歸。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柔然步鹿真逐執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也。柔然可汗斛律。將

其可汗斛律而自立。大檀殺而代之。

柔然可汗。嫁女於燕。兄子步

鹿真。謂諸大臣曰。斛律欲以汝女為媵。大臣恐。遂執斛律與女皆送於燕。而立步鹿真為可汗。大檀者。社崙季父之子。領別部。得衆心。或告步鹿真。國人欲立大檀。步鹿真發兵襲之。兵敗。見殺。而大檀遂自立。斛律至和龍。燕王跋待以客禮。斛律請還。跋遣萬陵帥騎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三省曰。黑山。在唐振武之北。塞外。即殺胡山也。殺之。而還。書法。逐君自立。篡也。不書討。書殺何。不以討。予大檀也。曷為不以討。予之。大檀誠義。討者。殺步是。又一篡也。賊殺賊。而已矣。故止書殺之。秋八月。魏遣



什門不辱

墮去聲杜

荆州兗新  
斧天鳳四  
年之十敏

卯乙

斃音避頓  
也又死  
託亦作諺  
並音丑亞  
切

見漢獻帝詳  
與平二年  
張超在雍  
立

于什門如燕

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至和龍不

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

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

通邪？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

壞，略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書法：凡使書

名不辱。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

命也。校閱守宰資財，非家。十二月，柔然侵魏。柔然可汗大檀

所齎者悉簿為贓。士卒凍死，墮指者什二三。魏主嗣擊

之。大檀走，魏兵追之。遇大雪。司馬休之拒戰，衆潰。正月，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

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監雷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

皆決焉。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裕所容，與其子竟

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

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

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三省曰：周禮二畿，千里

之外。曰：侯畿，甸畿，男畿，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

謂之畿者，責以共下稅貢為職。韓延之以荆楚為西畿。

取此義，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集覽：司馬平西

休之先嘗為平西將軍，故云。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

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劾，自奉遜位。

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

心而欲欺誑國士，自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矣。處懷期

物，此述劉裕來書中語也。懷，襟懷。物，人物也。謂我處此

至誠之懷，以待人接物，夫劉藩死於閭闔，閭闔，本天門

名，以喻帝都也。八年，劉藩自廣陵入朝，劉裕以詔賜死

諸葛斃於左右。九年，劉裕伏壯士於幔中，引諸葛長民

卻人問語，而拉殺之。甘言託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

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

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

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滅洪遊於地下耳。裕

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

劉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九



反口三省  
曰水經江  
水過江陵  
城南又東  
至華容縣  
西夏水出  
焉又東過  
公安縣北  
又東左合  
子夏水註  
云江口左  
迤北出通  
于夏水故  
日于夏也

守劉虔之聚糧以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婿徐達之  
統蒯恩沈洲子出江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三月  
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  
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  
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  
藩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  
戰。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秦遣姚弼將兵  
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秦遣姚弼將兵  
守秦州。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興遣使就杏城收宣  
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夏攻秦杏城。拔之。正網  
一且。不諱。社稷必危。與不從。夏攻秦杏城。拔之。正網  
曰。夏五月。彗星二見。書彗星並見。北涼攻西秦。拔廣武  
始此。是月有劉裕。履上殿。殺其刺史劉敬宣。道賜宗室  
武縣。唐寶應間。陷于吐蕃。故城在臨兆府蘭縣西二百  
里。二十。青冀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道賜宗室  
敬宣。以應司馬休之。為敬宣府吏所殺。書法。應休之也。  
道賜。尋為敬宣吏所殺。綱目於其應休之也。不書。應其

見殺也。不書。伏誅。怒道賜。司馬休之出奔秦。秦以為揚

州刺史。劉裕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魯宗之軌等俱奔

境而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大尉裕。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書法。此殊禮也。綱目備書

僭而已矣。北涼遣使上表內附。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

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書法。嘉慕義也。故特書之。

秋七月晦。日食。八月。大尉裕還建康。還耳。何以書。裕強

也。儼然君矣。故惟實憲書。還京師。唯劉裕再書。還以劉

穆之為左僕射。魏荐饑。太史令王亮言於魏主嗣。曰。

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集覽。讖書。徐廣曰。凡讖。緯

雲代見秦  
王政三年



屈丐見晉懷帝永嘉四年鐵弗

獲音護

漣酪見漢文帝六年

漣音董又足用之仲

酪音洛藉田之藉音寂

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後漢張衡以謂識書出於哀平之世。虛偽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為。梁武帝時許懋曰。緯書曲說。非正經之通誼。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畱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三省曰。自恒山至代。有飛狐之口。倒馬之關。夏屋廣昌五迴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散也。謂散處林薄間也。案左思吳都賦。石帆水松布濩。阜澤。蜀都賦。蘼蕪布濩於中阿。皆是散處之義也。楚辭九章。涉江篇。露申辛夷。死林薄。文公集註。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漣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之。嗣又躬耕藉田。勸課

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為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豫之。秦姚弼謀作亂。其黨唐盛等伏誅。秦王興藥動。廣平公第。與弼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誅之。將殺弼。太子泓流涕。固請。乃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書法。燕王旦謀反。綱目。書赦弗治。黨與皆伏誅。漢昭帝元鳳元年。譏失刑也。此其不書赦弗治何。恕辭也。於是興怒弼將殺之。泓流涕。固請。兄弟天倫。綱目。書伏誅。如恒辭矣。熒惑

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魏太史奏。熒惑在匏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未為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畱守鉤己。又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亡。集覽。東井。五星。命包云。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漢天文志云。漢元年十月

神降于莘 詳見春秋 左傳魯莊 公三十 年附錄 侯寓于梁

熒惑見晉懷帝永嘉三年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十一



鈎已之鈎亦作何俱平聲居侯切曲也見洪武尤韻已詳子切閉口下鈎音死辰名詳見洪武紙韻○句音構又音渠又音矩又音據詳見洪武宥魚語御四韻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十一  
五星聚于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其年歲星在東井故五星從而聚也劉貢父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也(匏瓜)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正義曰匏瓜五星天子果園占明大光潤則歲熟不則包果之實不登客守魚鹽貴(神降于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器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器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其後果為晉所滅也杜預曰號周封號仲之地有神下降於此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馮智舒曰莘)古地名周為號國地漢始置盧氏縣屬弘農郡晉屬上洛郡後魏置洛安郡西魏改為義川郡隋初改為號州皆治盧氏縣唐初徙州治弘農郡五代及宋金俱屬號州元屬嵩州本朝改屬陝州隸河南府三省曰庚午主秦辛為西夷晉書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時姚秦兼有關洛之地故云皆主於秦庚辛西方也故為西夷(集覽)畱守鈎已停遲不夫曰畱居其宿曰守謂熒惑復出東井畱守日久且有鈎已之狀案鈎曲

辰丙

也巳亦曲貌史記正義曰天官占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為悖亂為殘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環繞句巳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書法)綱目書熒惑五詳康帝建元二年未有若此之異者繼書秦大旱變不冬十月秦送女子魏魏以為夫人(書法)書虛生信哉以為某者此書以為夫人何魏無信也前書矣未有書以為某者此書以為夫人而已以魏魏遣使請昏禮也秦既送女矣則以為夫人而已以魏為無信故特書之

晉十二年

秦主姚泓永和

春正月

太尉裕

自加都督

二十二州軍事

(馮智舒曰)東晉以來南北分爭州郡不常迨宋受晉禪有州二十二曰揚州治

建業曰南徐州治京口曰徐州治彭城曰南兖州治廣

陵曰兖州治魯郡曰南豫州治宣城曰豫州治壽陽曰

江州治尋陽曰青州治臨菑曰冀州治歷城曰司州治

義陽曰荊州治南郡曰郢州治江夏曰湘州治長沙曰

雍州治襄陽曰梁州治南鄭曰秦州治上邽曰益州治

成都曰寧州治雲南曰廣州治南海曰交州治安南曰



考證立當  
世史正綱  
子姚興死

考異一本  
作主誤按  
太元十稱  
年楊定九  
隴西王末  
初三年宋  
封楊盛為  
武都王未  
嘗稱帝不  
當稱主

狼音浪  
湯音宕  
沈亦作澆  
並以淺切

穆之才敏  
裁有之裁  
亦作纜並  
牆來切

越州治合秦姚弼姚悛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

浦是已。秦姚弼姚悛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王秦

與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侍郎尹冲

命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典禁中兵。收弼第中甲仗。內

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悛等大

敗。興乃引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鬼入。受遺詔。斂姓

也。曼。鬼。名也。明日卒。泓秘不發喪。捕悛等誅之。乃即位

稱皇帝。書法。綱目於姚弼凡五書。所以示匹嫡之戒。嚴矣

三月太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

文脩敬山陵。書法。自董卓以來。除拜書自多矣。卓三書

有如裕者。也。氏王楊盛攻秦。拔祁山。殺其守將姚嵩。

夏攻秦。克上邽。陰密。安定。雍城。秦遣兵擊卻之。復取安

定。秋八月太尉裕督諸軍發建康。寧州獻琥珀枕於劉

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留

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

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

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傳泓之。趨武關。沈

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沐入河。三省曰。自沐入

河。沐水首受濟。東。南與淮通。漢書地理志。所謂狼湯渠

是也。昔大禹塞熒澤。開此渠。以通淮泗。禹貢所謂導沈

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向。丘北者。也。漢脩

河隄。始立石門。以過水。水盛則通於河。水耗則輟流。以

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水。經注。濟水北

至東。燕縣與河合。酈道元註曰。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

北。入于鉅野。濟之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

薛訓渚。自渚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

太和四年。率眾北入。掘渠通濟。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

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以上。又謂桓公瀆。濟自是北注

也。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

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

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咨稟。盈皆滿室。穆之目覽

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談笑無

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未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卷 十三



冀州見秦  
二世二年  
信都  
滑臺見晉  
孝武帝太  
元九年

洛陽見周  
顯王三年  
沈音光又  
上聲

考異提要  
無詔字定  
字陳氏曰  
高密郡名  
綱目無此  
刪去二字  
合

九錫見漢  
平帝元始  
五年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  
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  
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裕至彭  
城王鎮惡檀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冀州  
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州刺史尉建葉城北渡仲德入  
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  
遽去魏主祠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斬尉  
建於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  
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  
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  
舊都而羌據之故假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羌收  
之晉欲伐之故假道也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秦陽  
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陽皆降檀道濟等兵至成臯秦陳雷公沈守洛陽遣使  
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兵救之將軍趙玄言於沈曰今  
晉寇益深衆寡不敵若出戰不克則大事去矣宜攝諸  
戎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  
越我而西是我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  
通言於沈曰殿下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晉

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沈然之遣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  
塢三省曰一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  
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為塢高一十餘丈杜佑曰  
柏谷塢在緱氏縣東北玄泣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  
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  
成臯虎牢皆來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玄戰敗被十餘創  
其司馬蹇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  
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  
道濟遂進逼洛陽沈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  
盡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  
夷夏感悅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三省曰五  
歸者曰衆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三省曰五  
在河陰曰高原景帝陵曰峻平文帝陵曰崇陽武帝陵  
曰峻陽惠帝陵曰太陽書法脩陵必書重山陵也晉自  
永和之末一書桓溫繼書車灌至是六十年矣綱目於  
脩敬脩謁並是一書皆特書之蓋喜之也終綱目書脩陵  
五書鎮衛山陵一書按視諸  
陵一詳漢獻帝初平二年  
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裕遣長史王弘還建康  
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 第二十四 十四



蒲坂見周  
顯王四十  
一年  
丁零見漢  
武帝天漢  
元年

巳丁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之掌雷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三省曰：劉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書法上書自加。下書復辭。後書始受。於是三見。裕之譎益可。見矣。

西秦遣使內附。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平之。猛雀驅略吏民入白峴山為亂。三省曰：白峴山在澗嶺。東逕澗澤。澗澤，唐澤州陽城縣。即其地。魏內都大官張蒲，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欲進兵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力據險以拒我，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出走。蒲等追討悉誅之。

秦永和二年。○西涼公李歆。○魏丁零翟猛雀作亂。魏討

晉十三年

秦永和二年

魏泰常二年

西涼公李歆

魏丁零翟猛雀作亂

三省注君  
臣相泣以  
內則兄弟  
構難外為  
晉夏所迫  
也

世史正綱  
書李嵩卒  
子歆嗣

春正月朔日食

秦朝會前殿。秦安定守將姚恢反。伏誅。

秦安定守將姚恢反。伏誅。

晉師之過許昌也。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逼安定，孤遠難救，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且鎮人已與夏為深仇，理應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集覽：京，謂京師。天子之居也。畿，天子千里地。鄭玄曰：夏曰縣，殷曰畿。若無安定，則虜馬至郿矣。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曰：恢有忠勳，今未加殊賞而置之死地。安定人得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之以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憂乎？宜徵還以慰其心。泓又不聽。至是，恢帥鎮戶三萬八千趨長安。移檄州郡，長安大震。泓使東平公紹擊之，恢敗而死。

軍發彭城。○二月，西涼公李嵩卒。世子歆立。嵩寢疾，遺命長

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以錄三府事。三省曰：三府，大都督、大將軍、涼公府。州牧府也。謚嵩曰武昭王。初，嵩司馬索承明勸嵩伐北涼。嵩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十五



潼關見漢  
獻帝建安  
十六年

河北見漢  
平帝元始  
四年虞

又音許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  
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  
退。吐谷渾樹洛干死弟阿柴立。阿柴稍用兵。侵併旁小  
國。書法吐谷渾。其初慕容廆元也。帝之初吐  
谷渾書卒。於是再見。則凶為書死。用夷也。故夷之  
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進軍潼  
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三省曰。襄邑  
堡。在河北郡。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秦分立河北郡。攻  
尹昭於蒲阪。不克。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封魯公。  
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阪。  
林子謂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  
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  
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退  
屯定城。馮智舒曰。定城。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晉初仍舊。  
後省之。故址在汝寧府城東三百里。光州境內。據險拒  
守。遣姚鸞屯大路。絕晉糧道。三省曰。白澗池。西入關。有  
兩路。南路由回谿阪。自漢以前。皆由之。曹公惡南路之  
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為大路。載記曰。紹留鸞守險。以

絕道濟糧道。蓋鸞雖屯大路。亦據險而邀。絕糧道也。紹  
初遣胡翼度據東路。以北大路。相為脣齒。所謂據險也。  
及沈林子襲鸞營。翼度不能救。何也。人心危駭。面面受  
敵。故也。晉獲鸞別將尹雅。將殺之。雅曰。夷夏雖殊。君臣  
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  
免之。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  
道。林子擊走之。馮智舒曰。河上。河即黃河。按統志。河  
源出自平陽府。龍門山而下。歷西安府。韓城。郃陽。至朝  
邑縣界。稍折而東。入山西蒲州境。太尉裕遣使假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  
裕遂引兵入河。上。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  
西南。即泗水之下流也。源自秦安州。經徐州。流至邳州。  
東境曰直河。西境曰沙河。又南下至縣西北。三汊河口。  
分爲大小二清河。南達于淮。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  
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  
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  
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  
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  
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裕遂引兵入河。上。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  
西南。即泗水之下流也。源自秦安州。經徐州。流至邳州。  
東境曰直河。西境曰沙河。又南下至縣西北。三汊河口。  
分爲大小二清河。南達于淮。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  
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  
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  
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  
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  
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裕遂引兵入河。上。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  
西南。即泗水之下流也。源自秦安州。經徐州。流至邳州。  
東境曰直河。西境曰沙河。又南下至縣西北。三汊河口。  
分爲大小二清河。南達于淮。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  
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  
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  
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  
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  
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



弘農見周  
顯王四十  
五年陝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南  
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聽裕  
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  
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  
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為  
吾患。且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  
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  
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  
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弘農人送  
軍向彌。畱戍碣磳。書法。裕遂何。嘉裕壯也。  
**義祖給王鎮惡等軍**  
秦所拒。久之。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  
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口。定關右。將平事  
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  
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授命不  
顧。今日之事。當為將軍辦之。但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  
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糧。援。裕呼  
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鎮惡以示之。曰。我語令勿輕進。  
今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

聃。从耳。从  
毛。音二

崔浩料劉

送義祖軍食。復振（書法）義祖何嘉助順也。於是鎮惡至  
弘農。勸諭不書。而以自致為文。書送其為從義之勸深  
矣。  
**夏四月。太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  
魏人以數千

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  
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  
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  
士。事畢。使豎一白聃（集覽）白聃。以旄牛尾續羽。結為之。  
如今之幢。亦曰聃。裕先命朱超石戒嚴。聃舉超石帥二  
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  
肉薄。迫也。言兵士衆多。皮肉相迫。近也。宋文帝時。魏  
攻懸瓠。肉薄登城。史炤釋文曰。謂相背附而上。城超石  
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  
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  
之言。  
**將軍沈林子擊秦姚紹破之。紹病卒。**  
之。九原絕晉糧  
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殺獲殆盡。紹遣兵屯河北  
憤。恚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太尉裕入洛陽。齊郡太  
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  
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十七



屈三省  
曰北史言  
明元改赫  
連勃勃名  
曰屈屈北  
乃言屈也  
者卑下也

崔浩論人

縹亦作醪  
並音普沼  
切見七聲

武關見周  
報王四年  
闔鄉見漢  
武帝征和  
一年湖縣  
薄之詳見  
春秋左傳  
魯宣公十  
二年晉師  
敗績又見  
漢帝禪延  
熙十八年

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慙弱兄弟乖爭  
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  
對曰垂藉父兄之資脩復故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  
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羣盜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  
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何  
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與  
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安靜以待之(三省曰)裕克秦而歸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此之謂也裕克秦而歸  
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  
施之函秦(集覽)秦地有玉谷關秦人恃之以為險固故  
曰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雷兵守之人情  
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  
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  
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  
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對曰屈丐國破家  
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  
方結怨四鄰(三省曰)四鄰謂與魏秦涼構怨也雖能縱  
暴於一時終為人所吞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  
十觚(集覽)醪汁滓酒也杜甫詩重碧拈春酒注引曹子

前贊

建七啓云春清縹酒注縹深碧色縹當作醪酒清者曰  
醪左思蜀都賦觴以醪清一醉累月觚鄉飲酒之爵也  
韓詩外傳一升曰觚水精鹽一兩西陽雜俎曰白鹽崖  
有鹽如水精名為君王鹽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  
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魏置六部大人  
伺裕西過南侵彭沛謂彭城沛郡也  
以天地四方為之秋七月將軍沈田子入武關八月秦主  
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  
月太尉裕至闔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  
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  
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  
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今眾  
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  
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  
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  
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  
秦兵大敗(三省曰)沈田子以千餘人敗姚泓數萬之眾  
者置兵死地人自為戰也斬萬餘級泓奔還霸上(書法)



於是田子與傅弘之俱入關。不書弘之何怯也。一太尉裕

予一奪其為。徇國之勸深矣。其為逗撓之戒嚴矣。

**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

**安秦主泓出降**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

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

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

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

見。乃諭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

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

它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

救之。為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

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

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墻。自投死。三

省曰。姚佛念雖不及劉誼。然以童稚之年。氣烈如此。亦

可尚也。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

夷晉六萬餘口。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鎮惡性貪盜。秦

府庫不可勝紀。

裕至。知之。以其功大。不問。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

指。南車。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送姚泓。至伊

康。斬之。議將遷都洛陽。王仲德曰。暴師日久。士卒思歸。

未可議也。北涼王蒙遜聞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

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然也。斬之。三省曰。

渭見漢高  
帝五年渭  
水秦姚弋  
後起自晉  
孝武帝太  
元九年至  
襄興弘四  
世至晉安  
帝義熙十  
三年七共  
三十四年  
建康見漢  
獻帝興平  
二年秣陵

研五見切  
歷度之歷  
亦作曆

桐概音紬  
李亦作影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十九



錫音濁。釗也。周禮鼓人以錫節鼓。注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鉦音征。

子音訐。戟也。

干。居寒切。干者。扞也。

音也。又去聲。

斷音銀。

斷音銀。

夕謂日。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日。是地於日為遠日。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日。是地於日為遠日。未得其地。於日為近日。是地於日為遠日。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日。是地於日為遠日。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記里鼓。晉輿服志。車駕四馬。制如司南車。崔豹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錫。黃帝作指南車。晉輿服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車。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指大駕出行。為先啓之乘。蕭子顯曰。指南車。四角。周廂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矢衣在廂中。上四角。皆施龍子干。緣唯色真。孔雀。烏布。阜。復幔。漆書。輪駕牛。皆銅校飾。記里鼓。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襟衣。漆畫。鼓機。皆在內。陳濟曰。研研。以文義及音意推之。與斷斷相類。忿爭強辨之意。三省曰。研研。作妍妍。華人服。

前温

皆降魏三。省曰。姚秦。既滅司馬。休之等懼。為裕所誅。故皆降。

飾妍靡自喜。故蒙遜云。然發明自中原。板蕩莫克。致討劉裕。獨能乘時奮發。所向成功。既定南燕。遂平關洛。中國之勢。亦少振矣。然卒無補於晉者。征伐不由於天子。權柄已失。於下移。故也。綱目前。晉裕自加都督。戒嚴伐秦。繼書裕入洛陽。至潼關。至長安。未幾。又書裕東還。雷子都督秦雍。皆出於裕。之。所自為。非有詔命及之也。書法如此。識者可以觀矣。書法斥姚泓。何。既降。也。故不書秦主。上書出。降。下。書。斬。之。甚。晉也。夏人進據安定。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雷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冬十月。魏遣將軍刁雍屯固山。魏司馬休之。尋卒。刁雍表求南鄆。自效。魏以為將軍。使聚眾河濟間。擾徐兗。劉裕太尉裕自進爵為遣兵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眾至二萬。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見之矣。譏自進也。而不書自。於辭。後書始受。至是。四見矣。天下之譎。未有如裕者也。



世史正綱  
書劉穆之

秦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裕疑鎮惡

秦留裕

滑莫紅切  
又上去二  
聲

瑣古回切

考異斬當作誅

十一月劉穆之卒

書法網目卒漢晉諸臣不書官者皆

而已矣。故削之。使裕已受宋公之命。十二月。太尉裕東還。

雷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裕欲雷長安。經略西北。

不欲雷。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欲以王弘代穆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徐羨之為丹陽尹。管雷任。而以次子義真為安西將軍。守關中。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皆為參軍。從事。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至是。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功為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邪。為沈田子殺。王鎮惡。張本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遣之。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義真生十三年矣。司馬公曰。古人有言。疑

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鬪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發明方裕在長安。已書夏人進據安定。裕非懵於事機者。學亦方勤。鴻鵠已至。於是舉峻函而棄之。踵未及旋。故都已失。書太尉裕東還。雷子都督秦雍。裕之經略可知已。流涕北望。魏置南雍州。秦雍人流入魏境。以萬數。魏乃果何益哉。魏置南雍州。置南雍州。以寇讚為刺史。治洛陽。以撫之。讚善招懷。流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裕東還。劉民歸之者。三倍其初。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瑁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

晉十四年

夏

泰常三年

春正月

王鎮惡沈田子帥



將鑑詩曰宋劉焯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并一

繫北圖秦鎮惡前鋒入渭濱踊躍短兵威似虎蒙衝小艦捷如神後言啓隙山田子畱守思歸托義真矯殺安西西反側事機一失夏王仲考證謹按汪氏曰劉裕至彭城戒嚴誤作解嚴夫整兵謂之戒嚴若戒嚴西討京城戒嚴之類能兵謂之解嚴若曹仁解嚴之類劉裕滅秦東還至彭城罷兵故曰解嚴汪氏以爲誤者非也猶恐惑於其說敢併及之

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脩討田子斬之

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遂與田子俱出田子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請鎮惡軍中又訛言鎮惡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發明劉裕克秦諸將之力爲多今乃自相屠戮其敗宜矣然首惡在於田子故上書矯殺以定其罪下書討斬

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還建康以正其誅也

書法太尉裕嘗書還建康矣譏也此其書還建康何喜之也德文一日不可去帝所又矣裕既西伐德文暫出非

得已也裕至彭城帝所不以劉義隆爲荊州刺史劉裕

可無德文矣特書喜之居外乃以義隆爲荊州刺史以到彥之張邵王曇首王

華等爲參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

使如魏○夏五月魏人襲燕不克

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而執其使者臣竊懼焉至是魏遣長孫道生帥兵襲燕拔乙連城

進至和龍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

公九錫之命

尚書令王弘爲僕射傳亮蔡廓爲侍中謝

晦爲右衛將軍殷景仁爲祕書郎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

集覽記注兼書善惡之文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發明使其當受則前日受之不爲非使其不當受則今日受之不爲是且既自加爵命矣又復辭之既辭之又受之書之於冊亦徒爲是紛紛爾天下後世果可以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爲鎮西大將軍

文欺也哉命魏天部大人白馬公崔宏卒

白馬縣名見楚義帝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廿二



臣自崔宏始。宏賢也。故具官卒之。劉義真殺其長史王脩。關中大亂。十

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諸

脩欲反。義真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真悉召

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

長安樵采路絕。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歸。而以朱

齡石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出關。然後

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齡石至

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

不過十里。傳弘之諫不聽。赫連瑣帥眾追之。弘之。蒯恩

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禽。義真左右盡

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

義真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

難。勃勃欲降。傳弘之。弘之不屈。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

為京觀。號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

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買

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暮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裕聞青

泥之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三省曰。使裕能

復北伐。則聞青泥之敗。當投袂而起矣。何待刻日乎。英

夏勃勃勃據長安。百姓逐朱齡石。義真既大掠。長安而歸。固仇視晉人。人矣。公之石。奉宋義真。命與義真。俱歸。可也。癡坐長安。以待逐何。

顯

顯魚容切。顯君德也。仰也。綱

世史正綱。書赫連勃勃。勃僭號于勃

長安。天津見晉。安帝隆安。四年

世史正綱。書劉裕。世史正綱。書劉裕。世史正綱。書劉裕。

世史正綱。書劉裕。世史正綱。書劉裕。世史正綱。書劉裕。

世史正綱。書劉裕。世史正綱。書劉裕。世史正綱。書劉裕。

世史正綱。書劉裕。世史正綱。書劉裕。世史正綱。書劉裕。

雄所為。固非常人所測識也。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

他年。鄭鮮之亦言。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

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頤。以望

返旆。聞更北出。不測還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

會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以段

宏為黃門郎。毛德祖守蒲坂。裕雖知德祖善守。而用之。

也。為！德祖棄蒲坂。張本。夏王勃勃稱皇帝。彗星

見。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

何國。朕其畏之。卿其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

人事無繫。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星亦如此。今國家主

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

裕將篡之。應乎書法。於是彗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踰

月而有東堂之弒矣。變不虛生。信哉。綱目書十二月。宋

彗十有七。詳周顯王八年。無其應者。鮮矣。昌明之後。

公劉裕弒帝于東堂。琅邪王德文即位。尚有二帝。三省曰。蘭

文帝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

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并二



劉裕廢立

涼州見漢  
成帝永始  
二年

論法尊賢  
貴義敬事  
供上尊賢  
敬讓愛民  
長弟執禮  
御賓苾親  
之闕皆曰  
恭長弟謂

順長接弟  
御賓迎侍  
賓也

統萬見晉  
安帝義熙  
九年

扶音訣  
長社見漢  
光武建武  
八年

為名簡文後悟乃流涕。又曰。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裕乃使綏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左右詔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發明觀之。綱目所書劉裕之逆。何其易耶。是時晉帝在裕掌握。故其所為如此。而又舉國之人安於為逆。亦無有違異之者。世變日下。可哀也哉。書法。弒帝者。王韶之也。書劉裕是裕特斥書劉。以涼王蒙遜為涼州刺史。故有是命。

晉恭皇帝元熙元年 魏泰昌四年 春正月立皇后

褚氏○葬休平陵 馮智舒曰。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夏人陷

蒲坂 夏人攻蒲坂。毛德祖不能禦。全軍歸彭。夏主勃勃殺

隱士韋祖思 夏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三省曰。勃

勃之殺祖思。虛矣。然祖思之恭懼過甚。勃勃以為薄已。而殺之。則勃勃為有見。而祖思為無所守也。發明。嗚呼。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不幸生於衰亂之世。戎虜之邦。則必避迹丘園。括囊自晦。毋使姓名有聞于時。可也。韋祖思之居京兆。嘗見禮於姚興。已非避世之士矣。今焉勃勃召之。而乃恭懼過甚。遂為所殺。以勃勃之凶暴。固不可責以人理。而祖思之所以處避者。母乃猶有所未盡乎。書勃勃殺隱士韋祖思。且猶殺之。況仕於其朝者乎。噫。書法。交譏之也。殺隱士者。何譏耳。祖思何譏焉。無道而見。祖思之失也。愧龔勝矣。隱士書殺終綱目二而已。夏韋祖思。唐韋月將皆兩譏之。夏主勃勃還統萬。長安夏主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三省曰。使勃勃常在。猶云可也。勃乃置南臺於長安。以赫連瑣錄尚書事。而還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於側。羣臣迂視者。鑿其目。笑截其舌。然後斬之。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劉裕誅翦宗



折節見周  
赧王二年  
又音求  
道亦作達

減膳徹懸  
詳見記曲  
禮下又見  
春秋左傳  
魯成公五  
年梁山崩

壽陽見秦  
王政六年  
壽春

綫亦作線

晉恭帝元熙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十四

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折節。楚之乃亡之。汝穎間，聚眾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馮智舒曰：楚之宣帝弟太常，楚之八世孫。有眾萬餘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閒，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賣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轉屯栢谷塢。發明宗室未嘗書也。而前此國璠之奔秦，與今此楚之據長社，皆書之。何歟？劉裕削弱晉室，剪除枝葉，故特書宗室以見其不容於時。爾於裕乎何誅？

**夏四月，魏主嗣有事於東廟。**助祭者，西涼地震，星隕。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併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集覽：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祀不縣。注：皆自為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肺，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縣，樂器，鐘磬之屬。又曰：無故不徹縣。注：故謂災患喪病，又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徹樂。注：不舉去盛饌也。徹樂，息八音也。側身脩道而更。

繁刑峻罰，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先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也。主簿汜稱亦諫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屬者謙德堂陷，効穀地裂，昏霧四塞，日赤無光。狐上南門，地頻五震，星隕建康，皆變異之大者也。昔年西平地裂，狐入殿前，而秦師奄至。姑臧門崩，隕石於堂，而梁熙見殺。及段業稱制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弒，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願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禮賢愛民，以應天變。歆皆不從。書法終綱目書星隕五。自是無書者矣。詳漢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歷年圖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瀰漫河洛。薰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避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

晉恭帝元熙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十五



考異按封拜例殊  
禮注曰如王莽等  
是自為之以自為  
書據義熙八年加  
人傳揚州牧十二  
年加相國揚州牧  
封宋公備九錫並  
書自則此條加字  
上漏自字  
世史正綱書宋主  
劉裕魏主拓跋嗣  
北燕馮跋西秦乞  
伏熾磐北涼沮渠  
蒙遜夏赫連勃勃  
西涼李恂

世史正綱書劉裕  
篡位國號宋  
庚申

考證裕當作劉裕  
謹按凡例曰凡僭  
國稱帝者曰某號  
姓名稱皇帝註云  
如魏王曹丕宋王  
劉裕梁王朱晃之  
類又曰凡無統自  
漢晉以後用僭國  
例但稱帝者不書  
姓註云如晉王炎  
齊王道成之類或  
曰鈞為僭國稱帝  
也何書姓不書姓  
之異乎曰漢晉唐  
有天下用天子制  
以臨四方遠者四  
百年近者百有餘  
年曹丕劉裕朱晃  
為其臣下受其官  
爵乃恃僭賊之強  
廢正統而篡其位

年何哉。有王導。下壺。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  
群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右  
東西二晉。合一。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三省曰。晉武  
帝。泰始。元年。受禪。歲在乙酉。建興四年。長安陷。歲在  
丙子。凡五十二年。次年。元帝。建號于江。冬。十月。以劉義  
真為揚州刺史。裕曰。裕以義真。刺揚州。鎮石頭。蕭太妃謂  
曰。揚州根本。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彼年出五  
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而事悉由  
寄奴。道憐年長。若不親事。則於聽望不足矣。○三省  
日。聽望。猶言觀聽也。道憐愚鄙。貪縱。故裕不肯用。十一  
月朔。日食。○十二月。宋王裕加殊禮。進太妃為太妃。世  
子曰太子。

晉二年 高祖武帝劉裕末初元年 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  
赫連勃勃真興二年 秦太祖馮跋太平十一年 夏世祖  
沮渠蒙遜玄始八年 涼公李恂末建元年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宋王裕還建康稱皇

帝廢帝為靈陵王以兵守之

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  
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  
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  
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  
他言。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  
參軍劉湛為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  
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六  
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  
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  
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百官  
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為壇於南郊。即位。廣又  
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  
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  
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蓋得罪於名教者。奉晉恭帝為零  
三。省。曰。犯鄉論清議。蓋得罪於名教者。奉晉恭帝為零



特書姓名昭罪惡也若司馬炎蕭道成衍高洋宇文覺陳霸先楊堅之類以僭國廢僭國故不書姓名非予之也所以甚曹丕等之惡也朱子脩是書主在正統嘗曰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賊子真無所匿其形其是之謂乎

落拓詳見秦二世三年

晉恭帝元熙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陵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裴子野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書堯使舜嗣位正月七日受終於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卿論清議除之過矣大事記曰自昔帝王皆采求鄉論以為取士之本培植清議以善風俗之原不以朝廷之都俞而棄比閭之私語公卿之訓誥而廢群下之清談彼誠知務也哉劉裕落拓無行不為當世之所推許雖已極富貴猶未免介然於其心故始初肆赦犯清議鄉論之人一切蕩滌而與之更始使取士不復以鄉論士大夫肆行不復畏清議者裕實啓之也發明自操丕篡漢司馬懿父子踵而行之至劉裕又益甚焉故山陽陳留雖已廢放猶得以優游卒歲而零陵則操之為已感矣以兵守之特書于冊世道愈降吁可畏也哉書法書長星多矣未有書竟天者長星竟天大變也終綱目書長星六詳漢文帝八年而竟天者一而已矣魏之以兵守之何甚宋也廢興之際自晉以前猶厚也魏之以山陽晉之陳留皆以善終雖莽於定安不敢殺也宋則以兵守之卒至行弒自是以後廢主無不弒者宋啓之也他日齊弒汝陰且滅其族復何恠哉終綱

差之切漢又州見漢高帝十一林邑見漢順帝永和年象林浩音合門浩又音

晉恭帝元熙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目書廢主廢帝者二十四晉以前書廢十一而遇弒殺者二自殺者一宋以後書廢二十三而遇弒殺者十有八風俗之薄宋尊王太后為皇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有自來矣旦入朝未嘗失時刻書法宋后不書皇此其書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書法宋后不書皇此其書何志始也後削之矣自宋以下立后皆不書必有故而後書之矣隋唐復書之矣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宋以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以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徐羨之等增秋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降位進爵各有差秋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降之慧度為政織密一如治家吏民北涼王蒙遜誘西涼之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北涼王蒙遜誘西涼公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蒙遜非汝之敵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



僥亦作僥。僥也。並音。考異按尊立例曰立太子某為皇太子非正統特書者去皇號則此不當加皇字或曰宋武以王初稱帝故特加皇字然隋文初稱帝其立太子後立太子

皆不加皇號此必傳誤矣

考異涼上漏西字

酉辛

考異赦內當書境內

若其休明（集覽）楚莊王問周鼎小大輕重。王孫滿對曰。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杜預曰。謂人君有休美。無昏德也。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繇歎曰。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亶。將進攻黃峪。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捷為酒泉太守。索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復惜生。為人臣妾。惟速死為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為牧捷婦。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法書置守衛何。譏也。置守衛則何譏廢興之際多矣。先

宋為晉諸陵置守衛

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

是滅國之主。未有不書卒者。至宋零陵王。則以弒書。加禮於死君。而無禮於廢主。則為欺而已矣。終綱目書禮先代陵墓者。三。是年宋為晉。乙亥年齊為。冬。涼李恂入。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三省曰。清興。郡名。在唐瓜州。常樂縣界。承等推恂為刺史。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宋永初二年。秦常牽。○綱目不以大書者。紀晉曆之餘也。今則可以大書。紀年矣。曷為於分注書之。而與魏以下。並為列國。曰。此綱目之大節也。晉自江左偏安。七宇分裂。綱目猶大書其紀年者。以承西晉之正統也。宋氏篡晉。承其舊疆。非能恢復混一。其視魏之在比等耳。而魏祖猗盧。初亦受封於晉。至是稱帝。再世漸變。華風。繼者益可稱述。綱目並而書之。夫豈過哉。自是歷齊。梁。陳。至隋。文九年。既平江南。天下為一。而後以開皇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然則其先宋何。內諸夏也。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裴子野曰。郊祀天地。脩

敦煌稱刺史

宋永初二年

○宋永初二年。秦常牽。○綱目不以大書者。紀晉曆之餘也。今則可以大書。紀年矣。曷為於分注書之。而與魏以下。並為列國。曰。此綱目之大節也。晉自江左偏安。七宇分裂。綱目猶大書其紀年者。以承西晉之正統也。宋氏篡晉。承其舊疆。非能恢復混一。其視魏之在比等耳。而魏祖猗盧。初亦受封於晉。至是稱帝。再世漸變。華風。繼者益可稱述。綱目並而書之。夫豈過哉。自是歷齊。梁。陳。至隋。文九年。既平江南。天下為一。而後以開皇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然則其先宋何。內諸夏也。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裴子野曰。郊祀天地。脩

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



西涼李暹  
起自晉安  
帝隆安四  
年。至。歆。恂。  
三世。至。宋。  
劉裕。永。初。  
元。年。七。共。  
二。十。二。年。  
世。史。正。綱。  
書。宋。劉。裕。  
弒。其。故。主。  
德。文。

考異提要  
葬上。有。宋。  
字。據。凡。例。  
凡。無。統。事。  
各。冠。以。國。  
號。此。條。合。  
從。提。要。  
宋。字。

謝瞻陽夏  
人安之從  
孫

魏元明帝泰常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卷八

為宋以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

刺史傅亮為僕射○魏築苑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北涼屠敦煌殺李恂於是西域諸國皆夏四月宋毀淫祠

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秋九月宋主劉裕

弒零陵王於秣陵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罌授前琅邪

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

褚淡之皆王妃兄也。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

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

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與兄

叔度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

王不肯飲。曰。佛敎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

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發明劉裕已稱帝矣。而此

復書其姓名者。君前臣名。正其弒逆之罪也。裕以布衣

而移晉祚。既已得鼎。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必欲

置之死地。而後已。自謂一人之心。絕後患。子孫可以長保

無虞。然而身沒未幾。二子不得其死。傳之八葉。六主不

以壽終。固非司馬氏害之也。且已既弒之。又復帥百官

臨之。果何義耶。將以欺天。則天固不可欺。將以欺人。則

人尤未易欺。徒見其自為紛紛而已。作偽心。勞日拙。其

劉裕之謂乎。噫。書法書宋主矣。其書弒何君臣之分也。

東堂之弒。裕斥書劉。既而廢帝。書裕而已。此其再書

劉何重弒也。廢興之際多矣。滅國之主。書弒自裕始。再

斥書劉。所以重罪裕也。至道成弒汝陰。則不書蕭矣。非

宋武皇帝永初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卷九

為宋以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

刺史傅亮為僕射○魏築苑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北涼屠敦煌殺李恂於是西域諸國皆夏四月宋毀淫祠

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秋九月宋主劉裕

弒零陵王於秣陵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罌授前琅邪

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

褚淡之皆王妃兄也。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

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

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與兄

叔度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

王不肯飲。曰。佛敎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

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發明劉裕已稱帝矣。而此

復書其姓名者。君前臣名。正其弒逆之罪也。裕以布衣

而移晉祚。既已得鼎。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必欲

置之死地。而後已。自謂一人之心。絕後患。子孫可以長保

無虞。然而身沒未幾。二子不得其死。傳之八葉。六主不

以壽終。固非司馬氏害之也。且已既弒之。又復帥百官

臨之。果何義耶。將以欺天。則天固不可欺。將以欺人。則

人尤未易欺。徒見其自為紛紛而已。作偽心。勞日拙。其

劉裕之謂乎。噫。書法書宋主矣。其書弒何君臣之分也。

東堂之弒。裕斥書劉。既而廢帝。書裕而已。此其再書

劉何重弒也。廢興之際多矣。滅國之主。書弒自裕始。再

斥書劉。所以重罪裕也。至道成弒汝陰。則不書蕭矣。非

宋武皇帝永初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卷九



啓體幸全  
詳見論語  
泰伯篇曾  
子有疾

戌壬

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三省曰。居寵思危。謝瞻有焉。為謝晦殺身亡家。張本。書法。太守不卒。卒瞻錄賢也。綱目自宋魏至陳。諸臣卒。無不書官者。非賢不錄也。具官爵卒者。十九人。蔡興宗。高允。王儉。蕭嶷。王肅。蕭穎。曹源。懷。曹景宗。元懷。元澄。韋叡。裴邃。賀拔勝。高歡。宇文泰。斛律金。于謹。段韶。韋孝寬。

○宋永初三年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

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傅亮。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

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宋以盧陵王義真都督。雅豫等州軍事。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道濟出鎮廣

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盧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都督。六州諸軍。南豫州刺史。為晦等殺。義真張本。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秦雍流民入梁州。宋遣使賑之。

書法。書宋賑。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都王。○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宋高祖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

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嫡御

世史正綱  
書宋主劉  
裕死子義  
符立見漢  
成帝建始  
二年九女



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  
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  
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三省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言其細也卽付有司彈太  
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  
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性不信奇  
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拒而不答義符卽位  
年十七是爲少帝立妃司馬氏爲皇后后晉恭帝女海  
鹽公主也七月葬初寧陵書法宋祖之未伐晉也綱目  
屢書其功擊孫恩凡四書擊盧循凡七書討玄再書伐  
燕再書伐秦四書伐晉以後再書其善書毀淫祠書賑  
流民皆予之也然於其君臣之際終不少貸是故七書  
自官再書借殊禮三書殺無罪再書弑一書廢名義蓋  
凜凜矣至若滅國之主書弑自宋始君子尤深罪之  
**魏立子燾爲太子監國**魏主屢見遣中使密問崔浩曰集覽中使漢桓靈時凡詔所徵之皆令西園駙密約敕號  
曰中使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  
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  
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

晉言見漢成帝建始四年

周星見春秋左傳魯襄公九年附錄于戲

具之

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  
信臣以爲賓友入揔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  
優游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  
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集覽晉侯問公年云云晉侯曰十二年矣一星終也注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是謂一終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魏主復  
以問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  
所命也從之立燾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  
嵩及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丘堆  
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隱  
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  
世功存社稷三省曰四世嵩事昭成帝及道武帝明元帝太子燾爲四世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  
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  
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  
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嵩實姓拔斤  
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時魏臣出代北者姓多  
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煩雜難知故皆從  
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魏主又以劉潔古弼盧魯元忠謹  
恭勤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大度羣臣時奏所



丹陽見漢  
明帝永平  
十三年  
青見新莽  
地皇二年  
充見漢明  
帝永平十  
八年  
南兖州見  
漢武帝元  
朔五年淮  
南國  
欵許勿切

平帝元始  
四年  
滑稽之滑  
音骨

魏元明帝泰常七年  
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書法)書太子  
監國始此終綱目太子書監國七是年唐太宗貞觀十  
九年高宗調露元年弘道元年睿宗景雲二年玄宗天  
寶十四年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嗣源郭威不與焉書省  
事二趙太子弘太子宣書總百揆一魏太子是書決事  
決訟三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四年睿宗景雲二  
年書聽政二唐太宗貞觀十九年  
六月宋以傅亮為中  
書監尚書令謝晦為中書令謝方明為丹陽尹方明善  
治郡所  
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冬魏遣司空奚斤督  
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諸將擊宋取青兖諸郡宋遣南兖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  
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  
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  
裕欵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  
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  
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

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  
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  
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  
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  
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  
可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  
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先攻  
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攻今  
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  
我怠彼銳此危道也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  
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  
沿河東走不則為圍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  
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  
宋司馬楚之聚眾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  
司馬楚之聚眾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  
為荆州刺史使侵擾宋北境德祖遣將成郡陵雍兵以  
備之魏尚書滑稽(集覽)滑稽姓也共  
後因姓滑引兵襲倉垣(三省曰)陳留郡治浚儀縣有倉  
垣城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嚴稜詣斤降斤等攻滑  
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

宋武帝永初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卅二



湖陸見漢  
光武建武  
二年湖陵

高破見晉  
孝武帝太  
元九年太  
金鄉見晉  
帝奕太和  
四年

金墉見魏  
元帝咸熙  
二年

癸亥

魏元明帝泰常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

第二十四

卅二

天關為斤等聲援。十一月太子熹將兵出屯塞上。魏主  
援。攻河南之兵。故太子屯塞上。以備柔然斤等急攻滑臺。  
拔之。東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  
而死。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魏別遣將軍于  
栗磾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實晃等拒之。十二月魏主  
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豫州刺史劉粹遣騎  
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  
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主遣領軍娥清間大肥將兵會周  
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碭礮。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於  
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  
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

○年魏泰常八年

春正月魏取宋金墉

魏于栗磾攻

守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廓為  
吏部尚書。自謂吏部尚書為大尚書。以其在諸  
曹之右。且權任要重也。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  
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  
集覽黃散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悉以委蔡以

以

坊五根渠  
宜二切。又  
音銀  
詔敕用黃  
締始詳於  
此

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  
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  
名。三省曰。選按黃紙。選按。選曹文按也。洪邁曰。葉石林  
言制敕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之遷  
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  
詔矣。又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淵。就褚圻行。選是役也。  
皆先戰授位。版檄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則宋世就軍補  
官賞功。又多用黃紙矣。又徐羨之。召蔡廓為吏部尚書。  
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則是宋世以黃紙為案  
矣。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  
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  
何者之為黃案。何者之為白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  
白二色。決矣。至東昏時。閣人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  
五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時。凡謄  
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紙耳。槩言詔書用黃紙。始  
於高宗不審也。故廓云然。沈約曰。廓固辭銓衡。恥為志  
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選錄同體。吏部典選  
錄尚書。兼錄諸曹尚書事。良以主閣時難。不欲居通塞  
之任。遠矣哉。陳濟曰。通塞之任。吏部銓衡之職。能使人  
通塞者也。胡三省註。銓衡之任。得其人。則賢路通。不得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

第二十四

卅三



其人則賢路塞(書法)書不受何嘉廓也終宋之世書以爲吏部尚書六蔡廓江湛謝莊等袁粲等蔡興宗褚淵

炳之外皆名士也宋世典選多得人矣魏以刁雍爲

青州刺史宋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

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三省曰)東陽城在廣縣

西南宋白曰今青州治益都縣州東城即東陽城晉武

帝太東初分琅邪立東莞郡青州領齊濟南高密樂安

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等郡魏軍至無所得食刁雍

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

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爲刺史給騎使

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二月魏

騎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築長城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

一在平涼府崇信縣西南五十里金爲鎮屬崇信縣一

在萬全都司城東北二百里本元雲州之赤城站本

朝初置雲門驛宣德中築城堡分兵守備按地志云赤

城乃蚩尤所居處(書法)自秦始書築長城至此六百二

百二

十七年於是再見自是而後東魏繼築梁癸亥年齊三

築梁壬申年乙亥年丙子年隋四築辛丑年乙巳年大

業一年四年民涼吐谷渾入貢于宋魏攻宋虎牢不

力可勝困哉涼吐谷渾入貢于宋魏攻宋虎牢不

克殺其將公孫表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

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

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退

長城見周顯王元年

吐谷渾見晉元帝建武元年虎牢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東陽見秦二世二年



撞與轆衝  
通並昌容  
切車詳見  
詩大雅皇  
矣篇又見  
漢帝玄更  
始元年  
綆亦作統  
並音梗  
考異提要  
作魏師還  
二省注尹  
卯水經濟  
水自須昌  
縣西北逕  
魚山東北  
比過穀城  
縣西注云

濟水側岸  
有戶卯壘  
南去漁山  
四十餘里  
是穀城縣  
界故春秋  
也小穀城  
晉昌見晉  
安帝隆安  
二年  
司州見秦  
莊襄王元  
年三川

魏元明帝泰常八年  
重為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  
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父城壞戰士多死檀  
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  
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  
四月魏主攻虎牢不克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  
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四月魏主如成  
皐絕虎牢汲河之路絕其汲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  
主令連艦上施輜輶絕其汲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  
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書法魏主及諸  
國書是不名無正統也魏攻東陽城不克而退畱刁雍  
據晉未亡以前皆名也魏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集覽  
成尹卯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  
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  
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函陳方陳也大峴已南處處狹隘  
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  
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  
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道濟軍于  
臨朐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以糧盡不能追竺夔

前現以東

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集覽不共本山之名  
因以各縣屬琅邪郡案琅邪今沂州是在益都路魏畱  
刁雍鎮尹卯招集民五千諸蠻入貢于魏初諸蠻居江  
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諸蠻入貢于魏初諸蠻居江  
落滋蔓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在魏世不甚為  
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為強暴及劉石亂中原諸蠻漸復  
北徙伊闕以南涼攻晉昌克之唐契及甥李寶奔伊吾  
滿於山谷之間秦遣使入貢于魏秦王熾磐謂羣臣曰  
寶恂弟子也秦遣使入貢于魏今宋雖奄有江南夏  
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集覽奕  
世猶言累代也賢能為用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使入  
見于魏貢黃金二百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  
斤并陳伐夏方略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  
德祖遂取司豫諸郡圍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  
魏增兵轉多毀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  
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  
三首曰人夜不得睡則眼眦燥以手楷之則生創德祖  
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疆不敢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卅五



柔然見晉  
孝武帝太  
元十二年

北涼之北  
書法衍北

許昌見漢  
獻帝建安

元陽見漢  
景帝二年

汝南  
長秋卿見  
漢光武建  
武九年

汝陽見漢  
景帝二年

魏元明帝泰常八年  
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  
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遂陷將士欲扶德祖  
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  
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  
獻劉姓也漢有校尉豆如意將佐皆為所虜唯參軍范  
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矣  
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命周幾鎮  
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  
自効詔勿問書法執善  
辭也力屈而被執也  
秋七月柔然攻北涼殺其世子

政德○冬十月魏廣西宮  
外垣周  
十一月魏取宋許昌

汝陽○魏主嗣殂太子燾立  
魏太宗殂太宗嗣也世祖即位  
諱燾字佛狸嗣之長子是為

太武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盧魯元為中書  
監劉絜為尚書令尉眷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以羅  
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  
爽不衰燾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  
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  
騎訪焉又十年乃卒書法魏於是始書殂晉亡也魏立

立

### 天師道場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  
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書集

矯誣之說不近人情三省曰矯誣託聖賢以伸其說謂  
之矯聖賢無是事寓言而加詆謂之誣老聃習禮仲尼

所師集覽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  
其著書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漢儒輯禮

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後增許多  
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

為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  
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

師庶幾聯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  
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而問禮老聃一語又

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厭薄禮學曰  
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所學從而何有

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  
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

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  
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

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卅六

音富

音訓



皮音鬼又音貴

劬去聲亦作邵又平聲亦堯切

高帝五年見漢  
赤松子遊  
見漢武帝  
元光二年  
化丹砂  
崔浩獨上  
神其事  
嵩嶽見漢  
武帝元封  
元會詩曰  
魯公城闕  
已丘墟荒  
草無由認  
玉除因笑  
臧孫才智  
少東門鍾  
鼓祀鷄鵠

魏元明帝泰常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卅六  
亟稱不暇。豈有聘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  
疑。若孔子師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為周藏史。藏。皮書  
之所。或者聃所掌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  
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  
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  
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  
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雖然素知其賢。每有疑  
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纖。細。也。妍。美。好。也。  
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  
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道書著張陵。  
字輔漢。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  
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昇。該百二十歲。而劬伯溫  
間見錄。著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  
祖名陵。頂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符書。或百姓。  
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號為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  
其法相傳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  
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  
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今道家祖陵為天師。案陵封天  
師。始自唐天寶七載。而北魏史崔浩傳。已言寇謙之繼  
陵為天師。豈天師初只泛號。至唐始定封耶。自言嘗遇

嘗遇

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  
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  
真經。道家仙籍之書也。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  
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  
獨寄言於蟲獸之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  
皆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  
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  
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  
層。月設廚會。數千人。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  
而為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三省  
曰。谷永說漢成帝曰。諸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  
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黃治變化。皆姦  
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服餌脩鍊。以求輕  
舉。即谷永所謂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者也。鍊草石  
以為金銀。即谷永所謂黃治變化者也。其為術正相戾  
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  
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  
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昔臧文仲祀爰  
居。孔子以為不智。海鳥爰居。避風止於魯東門之外。臧

宋管陽王景平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卅七



文仲使國人祀之。孔子以為為臧文仲不智者三。祀爰居其一也。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發明晉孝武立精舍。拓跋燾立道場。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禍。而燾亦殞於宗愛之手。報應之說何其爽歟。直筆書之。義自見矣。丘濬曰。道家之法始盛於此。嗚呼。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授受於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是嵩山寇謙之脩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書。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脩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効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丹藥之技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官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于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魏人於嵩嶽。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而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

前

釋並

與儒

釋並立而為三。其尤恃者謂道士為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灌。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萬乘帝王。僅得以為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得以為天之師。彼道陵謙之之徒。其生也。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為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然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朝。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真人者。稱之。嗚呼。自夫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而為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厥後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歟。書法道教之盛。自此始。故謹書之。珪之始。帝也。書置五經博士。燾之始。立也。書立天師道場。二祖之異。尚可見矣。書天師始此。終綱目。書天師。二。是年。五代。乙未。年。閩。陳。守元。

景平二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年 春正月宋廢其

廬陟土義真為庶人 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



范泰。上書諫之。不聽。泰。審之子也。廬陵王。義真。警悟好  
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  
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  
三省曰。西豫州。即豫州也。宋南豫州。治歷陽。豫州。治壽  
陽。壽陽。在歷陽西。故亦謂豫州。為西豫州。靈運。玄之孫  
也。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延  
之。含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  
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  
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文帝。即曹丕也。類不護細行者。  
也。但性情。所謂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悟。開覺也。賞。褒嘉  
也。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  
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  
與。裁。刺節也。量。槩度也。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  
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  
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  
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吉陽縣。屬廬陵郡。  
今吉州。有吉水縣。蓋吳立縣於吉水之陽。因以為名也。  
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  
心。必言。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  
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

義方

斬朱緣切  
又止充株切  
戀二切皆  
裁也斷也  
截也

訓盡

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三省曰。剝辱。謂  
褫爵為庶人。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  
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  
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武皇。即宋主。裕  
也。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夏五  
見殺。集覽。皆。過也。左傳。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夏五

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于吳  
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以

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  
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

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  
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道濟。同  
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出於華林園。  
為列肆。親自沽賣。馮舒曰。華林園。在應天府。上元縣。

治東北五里。臺城內。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  
雲龍門。安泰等。先誠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  
扶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  
惠。勸羨之等。立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

音馳  
常棣之篤  
見晉安帝  
隆安四年  
皆所景切

吳見漢靈  
帝熹平三  
年  
考異  
廬陵王作  
庶人

江陵見楚  
義帝元年



培蒲墨切

僕隸詳見春秋左傳卷七

者艾詳見記曲禮上

昵比詳見書泰誓中 人昵比音溺 補

悸其季切

魏太武帝始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

第二十四

卅九

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邢安泰就弑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踏而弑之。集覽左傳。晉人踏之。注。踏。倒也。弑者。臣子殺君父也。公羊傳。注。君父言弑。積漸之名也。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案太子。皇子。有帥。有侍。謂此二職。今皆臺阜之徒也。臺阜。僕隸之屬。皆微賤之臣。又僕隸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或勸之以各。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者艾大夫為之。若艾。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注。艾。老也。謂蒼艾色。一音刈。治也。耆。至也。至老境也。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率。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膏梁。左傳。膏梁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米之精者。言食肥美而性率驕放也。又柳芳論曰。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幼。

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

竊弄

威權

威權。典籤。案唐六典。親王府典籤二人。主掌宣傳教令。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即宋主義隆也。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書今商王受。昵比罪人。蔡氏傳曰。罪惡之人。所當斥逐。紂乃親此之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三省曰。裴子野。究言宋氏之國之禍。載之於此。欲使有國有家。謹於其初也。○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旋背。猶今人言轉背也。羨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荆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羨之。亮。晦。所以為身謀者如此。而亦無救於廢弑之誅。伊霍以至。公血誠處之。而師春所紀。有異於書。蓋不薄於伊尹。霍光。僅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族。此天地之大變。固人臣之所難居也。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義隆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當暫歸。

宋文皇帝元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 第二十四 四十



綱紀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通責之責  
讀去聲  
罔漏之罔  
亦作網

宋昌事後  
見漢高后  
八年

嗚咽之咽  
入聲於歇  
切寒也

斲音岐求  
也

魏太武帝始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四十

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  
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榜諸門一依宮省義隆不許教  
綱紀宥見刑原逋責（集覽）教訓導也（正誤）宋文帝時為  
宜都王王之命令曰教上文下教是也言王下教於綱  
紀命之赦宥見在之刑原免逋欠之債諸將佐聞二王  
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  
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嗣主謂義符也。不綱謂  
不舉大綱也。漢高本紀敘傳曰秦人不綱罔漏于楚注  
秦失綱維高祖因時而起羨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  
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  
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冀望也謂今奉迎為  
帝望其感我迎立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  
同功並位孰肯相讓（三省曰）五人謂徐羨之傅亮謝晦  
檀道濟王弘也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  
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  
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  
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到彥之姓譜到本自高陽氏楚  
令尹屈至之後後漢有東平太守到質乃命華雷鎮荆  
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了決知也便  
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

非所

以副遠邇之望也彥之此言誠合大理而亦自知其才  
不足以制檀道濟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  
權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  
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  
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  
納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眾力不得近部伍（集覽）  
臺省遣來之百官眾力也案力謂僕從參軍朱容子抱  
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發明）前日義真之廢以國  
書者舉國大臣合謀廢之且又微其事也今此宋主之  
廢列敘徐羨之等者出其主名以示罪有所歸且又見  
廢君大事也下書六月弒之者承上文也義真之死既  
已廢為庶人而猶稱前廬陵王者承上文也義真之廢也夫  
羨之等身受顧命正使嗣君失德猶當相與扶持誘掖  
彌縫其闕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以斲無負於託孤之  
意可也今乃輕於廢立初不聞有匡救之舉真所謂視  
置君如弈棋者爾詳書于冊曰廢曰遷曰弒各正其名  
羨之輩雖欲逃罪其可得哉（書法）檀道濟何以不書非  
主謀也他日奉命討賊亦足以自贖矣故恕之然則謝  
晦之都督也孰以之者徐傅也徐傅共弒立君密  
存三窟綱目書曰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所以

宋文皇帝元嘉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冊一



義隆立是為文帝

深探其情也。秋秦攻涼，敗之。○八月，宋主義隆立。宜都王  
臣之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文謂司馬昭、景謂司馬師也。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三省曰：『亮固知其不得免矣。』義隆謁初寧陵。宋主裕陵也。還止中堂。晉孝武以太李在秦淮南，去臺城懸遠，權以中堂為太李親釋奠於先聖。則中堂亦在秦淮北，但在臺城之外耳。百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二兄謂義符、義真也。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蔡廓父子以亮直名于宋朝，觀其抗言，無所避就。若不足，以保身，而卒能以身名終，何也？蓋其素行已孚乎人，而言事無所依違，又所以遂其直。彼其問者，方休於利害，就以求決，則聽之也。固合於心，而焉敢以為諱乎？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二公，謂徐羨之、王弘乃以王

王

王

曇首、王華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彥之為雍州，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柔然寇魏。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柔然寇魏，柔然紇升蓋可汗。集覽：紇升蓋，柔然王之號。猶華言制勝也。其王名大檀。聞魏太宗殂，太宗魏主嗣也。將六萬騎入雲中，攻拔盛樂宮。魏主帥輕騎討之，三日三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書法：柔然於魏書侵，恒也。據晉安帝義熙十年。此冬十一月吐谷渾王其書寇魏，何晉滅而進魏於宋也。

阿柴卒，弟慕瓚立。

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集覽：先公車騎，阿柴稱其先兄也。名樹洛干。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

宋文皇帝元嘉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冊二。



秦以後主亦爵也故凡例曰諸侯王當依陸淳例書卒溫公以覺書薨之失恨不可請本追改況南北朝五代稱王者非蠻夷君長則盜賊酋帥例當書死上無天子亦因舊文書卒云○宕昌在岷州南四十里宕徒浪切兒洪武漾韻

考異綬當作誅

魏太武帝始光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册二  
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略撫  
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書卒晉亡也於是晉亡中國無正統吐谷渾非純夷也  
故進之至隋開皇十一年中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  
國有主然後夸呂復書死  
宕昌朝貢于魏宕昌最盛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集覽)宕  
相統攝而宕昌最盛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集覽)宕  
昌西羌別種其先三苗之裔其地東接中華西連西域  
南北數千里姓別爲部落酋帥各  
有分地不相統攝宕昌其一也  
夏世子瓚殺其弟倫  
倫兄昌討瓚殺之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倫瓚將  
之并其衆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  
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  
朔(書法)瓚殺倫昌殺瓚等耳書討瓚何不父其父也父  
欲立少而瓚伐之不父其父甚矣若是者人得而討之  
瓚不書討則世子之位可以力取矣然則書世子何書  
世子見其有父在也是故苟父在趙太子宣以殺弟書

伏誅

丑乙

伏誅夏世子瓚以殺弟書

討詳晉穆帝永和四年

○夏主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徐羨之

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等並謂非

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書法)書始親政何徐傳專

也終綱目書始親政六漢後主延熙二十年吳主亮是

年宋主丁未年魏主弘辛未年魏主弘己卯年周主毓

士辰年周主邕

皆或專之也

臣傳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鷄化雄猶有王莽之禍况今

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三省)曰漢宣帝黃龍元年

音陵

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

燕有女子化爲男

未央殿輅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

距元帝初元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

將其後王后群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書法)漢靈

大焉燕之雞化爲雄矣猶物也於是而女化爲男異孰

能一紀宜矣三月魏主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母密太

氏后杜氏之姐也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食之竇  
宋文皇帝元嘉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册三



尊號奉養不異所生書法漢宣之初阿保賜物而已至漢安王聖廷光二年漢順宋娥則封君陽嘉二年及漢桓又封其子承興二年於是至尊為太后保太后過矣皇太后甚哉故斥書魏主終綱目保母尊為太后者二年常氏皆魏也 魏以長孫嵩為太尉長孫翰為司徒奚

斤為司空○夏四月秦襲涼于臨松敗之○魏遣使如

宋始復通也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玄立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子玄

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自稱武

擊黑水羌破之○八月夏主勃勃卒子昌立○冬十

月魏主伐柔然走之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

度漠擊之柔然大驚絕跡北走

○宋元嘉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殺之以王弘

寅丙

前十三 為司

考異 殺當 作誅

彭城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

瞻子肖切

王弘

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

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初宋主在江陵

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構之

於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乃聲言當伐魏取河

南又言取京陵治行裝艦處分異常其謀煩泄晦弟瞻

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

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封以示晦晦以問參軍

何承天承天對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

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屯義陽將軍

帥眾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

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參軍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

晦立幡戒嚴集覽幡幟也立幡猶建牙之義古者軍行

則建立牙于軍門蓋牙亦旗幟名謂司馬庾登之曰今

當自下屈卿守城登之曰親老在都素無部眾情計二

三不敢受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周超

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請解

司馬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而轉登之為長史宋主以

宋文皇帝元嘉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册



以時收翦  
三省曰符  
衛軍府及  
刑州官屬  
一收誅悔

魏太武帝始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四四  
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  
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  
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預撫而  
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  
罪命中領軍劉粹等斷其走伏三省曰走逃也伏匿也  
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三省曰走逃也伏匿也  
共逃匿之路也是日詔召羨之亮謝瞻遣人報之羨之  
走至新林馮智舒曰新林浦名在應天府西南二十里  
一名新林港自經死亮出走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  
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  
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  
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  
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  
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徵  
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  
荆湘都督荆州刺史晦尚書事徐傳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  
數日閒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  
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  
當舉兵以除  
閏月宋子劭生  
初袁皇后生子劭后自  
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

兒形

殿之台  
去聲同並  
諒闇見漢  
昭帝元平  
元年  
考異殺當  
作誅  
驚平聲音  
遊樂章名  
又去聲馬  
名  
勤王之師  
建安元年  
檣音墻  
檣音墻  
檣音墻  
凡又去聲  
桅音危

貌異常心破國亡家不可舉謂舉養育之義即欲殺之  
帝狼狽至後殿戶外禁之乃止為劭弒逆張本以尚在  
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發明劭生何以特書記元  
凶之始也宋主育子於諒闇卒有商臣之禍微之顯其  
不可掩也如此故劭實非生於此時而書此時生所以  
著其偽也書法子生不書書劭志亂始也書此時生以  
據生書皇子弗陵生書宋子劭生書魏子恂生書魏主  
之子詔生書皆亂始也終綱目書子生五書孫生一漢  
宣帝甘露三  
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殺之宋主下詔  
進路以討謝晦晦帥眾三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  
于破冢旌旗蔽日數日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欲  
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茂度與晦善曰  
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不從宋主發建  
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州庾登之據巴陵  
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有兩耳  
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  
焚艦集覽帆檣帆檣上慢所以帆風而進船者檣船上  
檣竿即桅也所以張帆者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將  
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

宋文皇帝元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四四



檻送見漢高帝九年  
輕車膠致

欲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隱圻。城名。或曰。今鄂州蒲圻縣是。初。晦與徐傳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待父。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三省曰。連謂。汾江戰艦。連接不斷。咽。謂戰艦塞江。前後填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先是。宋主遣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周超逆戰。破之。晦舊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俄而晦敗。問至。超詣彥之降。晦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北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何承天自歸於彥之。彥之因監荊州府事。於是誅晦。曠及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延陵。復姓。蓋。吳延陵季子之後。蓋其名也。宋主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發明羨之。亮。晦既皆書討。乃不書誅何也。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謀。是謂君臣同辭。誠使羨之等罪止於殺二王。則討而殺之。足矣。豈知營陽君也。君親無將。將則必誅。是數人者。

寶貝賦

音班。又去聲

渝音余  
訊亦作訊  
並音信

人考

實弒其君。必殘其身。汚瀝其宮室。以正其殺無君之罪。斯可矣。而乃以殺二王討之。則非其義矣。宋主之意。不過欲掩護己之為君。而不知營陽既弒。廬陵又殺。已有大立之勢。國人叛已而立之。則立之宜也。何嫌於正討賊之名哉。皆書殺之。譏失賊也。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

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

客輻湊。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顛曰。遂有黑木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夏

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宋遣使巡行郡縣。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

使郡縣。各言損益。宋主親臨聽訟。上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

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注。刺。殺也。訊。言也。中。謂罪正所定。三訊罪

定。則殺之。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案。初



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  
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書法聽  
親臨聽訟。則書。魏主親法疑獄。則書。魏主親錄囚徒。則書。  
魏主聽訟于華林。具書。周主親錄囚徒。則書。魏主親錄囚徒。則書。  
於內苑。則書。詳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宋以王華。王曇

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弘輔政。王

埒音劣

吾無閒然  
詳見論語  
泰伯篇

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已相埒。集覽史記侯幸傳李延年  
埒如韓嫣。注埒者。疇等之名。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  
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  
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  
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  
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  
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  
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  
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  
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閒然。微子。  
子者。男子之美稱。謝混特所敬重。弘微故不斥呼其名。  
而曰微子。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

前十三 家事

悉以

責與債通

亮与管同

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  
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  
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  
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  
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東鄉君  
卒。公私咸謂賞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  
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殷歡。好樗蒲。奪  
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  
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  
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  
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  
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宋主欲封王曇首  
王華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  
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  
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大事記曰。按通典。宋  
齊梁陳丞相。相國。多非常人。臣之職。或掌機密。或錄尚  
書。或綜朝權。或亮朝政。或為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  
皆為宰相。然中書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為宰相。其有  
侍中兼外官。若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  
即非宰相。並在當時委任而已。胡寅曰。易曰。聖人之太



蠕蠕見晉  
孝武帝太  
元十二年  
蠕乳充切  
士著見漢  
武帝元狩  
元年  
羽林見漢  
順帝永建  
元年

匏罕見漢  
靈帝中平  
元年

縉疾陵切  
帛也見廣  
蒸韻

魏太武帝始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四七

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言也中天下  
而立負黼服而朝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  
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居天位貴  
為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王者  
之迹熄而正心誠意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欲而滅理徇  
利而忘義以富貴寶位為己私於是位不為寶富貴不  
足以崇高而人之大彛泯矣文帝拊床自慶一何其  
見之褊而度量之隘乎曇首之對亦微足以警之矣

宋遣使如魏 秋秦攻涼夏襲秦苑川秦師還 宋大

旱蝗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 魏主問公卿今當用

長孫嵩等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  
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  
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獸逃舉大眾追之則  
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  
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魏主亦聞夏世祖諸  
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  
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集覽大檀蠕蠕紇升蓋  
可汗之名結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

占秦亡

行其

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天人相應不可  
失也於是遣奚斤襲蒲阪周幾襲陝城以薛謹為鄉導  
魏主欲以李順總前驅之兵崔浩曰順誠有籌略然其為  
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為後魏

十一月夏攻秦入匏罕 魏主入統萬別將

取蒲阪及長安 魏主行至君子津 馮智舒曰君子津

賈賈金行至此死津長為埋之其子尋父喪至悉以與  
之一無所取帝聞之曰君子也遂以名津會天暴寒冰  
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  
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  
眾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開代田踰垣而出魏分  
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  
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不戰  
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阪守將棄城奔長安  
奚斤遂克蒲阪夏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十二月斤  
入長安秦雍氏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氏王楊玄聞之  
皆遣使附魏三省曰兵以氣勢為魏罷漏戶縉以屬郡  
用統萬國而諸鎮失守氣勢然也 魏罷漏戶縉以屬郡

宋文皇帝元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四八



卯丁

交州見漢  
高帝十一  
年南粵一

考異提  
無此七  
字要

魏太武帝始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四八

縣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淫尸令輸繪

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夏平原公定帥眾向長宋主謁京

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三省曰

陵墓及故宮在焉見有慙色迎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

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

難乎夏四月魏遣使如宋○宋前交州刺史杜弘文

卒弘文有疾被徵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

前官六詳漢獻帝與平元年舍是無卒前官者矣五月

魏主發平城欲乘虛伐魏統萬五月發相持於長安魏主

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三省曰魏書官氏志內入

諸姓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魏主至拔鄰山按鄰山在黑

上邽見漢  
光武建武  
八年夏  
魏克夏  
少眾至城  
下三省曰  
藏匿其眾  
以少眾至  
城下誘其  
出戰

水東也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  
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  
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  
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  
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  
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  
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  
去國遠聞人皆致死故其鋒不可當以攻城則不足決  
戰則有餘矣遂行宋中護軍王華卒不書官者非賢不卒也  
六月朔日食○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敗走上邽  
魏取統萬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  
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技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  
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  
示弱遣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  
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  
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

宋文帝元嘉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四九



魏主患之  
患其不出  
戰也

以猗之見  
漢獻帝建  
安二十四  
年猗其後

葛爾國詳  
見春秋左  
傳魯昭公  
七年附錄

合餘燼  
詳見春秋  
左傳魯隱  
公八年  
言平聲音  
倪甸二切

平城見漢  
高帝七年  
設險守國  
見晉明帝  
太寧元年  
王公設險

屈丐見晉  
懷帝永嘉  
四年鐵弗

魏太武帝始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四九

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道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  
鼓譟追之今行五六里會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  
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  
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  
豈得變易三省曰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  
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算於一日之間賊貪進不止後軍  
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言風  
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順風擊之則風為我用豈有常  
勢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猗之魏主馬蹶而墜幾  
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  
奮擊不輟夏眾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遂奔上  
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  
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槩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  
入城獲夏主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  
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  
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  
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  
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葛爾國而用民如此集覽鄭子  
產曰葛爾國注葛小貌言葛爾之小國欲不亡得乎納  
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奔上邽魏主

邽壽

詔奚斤等班師斤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爾雅  
曰菟衰鳩棲聚也左傳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注鳩集  
也收二國之燼注燼遺民也晉及齊戰齊師敗績晉師  
從齊師入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甗玉磬曰  
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今因其危滅之為易  
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不許固請許之給兵萬人馬三千  
匹并雷娥清丘堆使共擊夏魏主還以常秦遣使入貢于  
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

魏秋八月魏主還平城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陳  
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取給而  
已羣臣請峻京城脩宮室曰此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  
所謂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  
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  
城也集覽蒸土築城屈丐稱號於瀾上定都統萬蒸土  
以築城其堅可以礪刀斧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  
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  
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  
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於知  
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

宋文帝元嘉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五十一



安定見漢  
帝玄更始  
元年提  
考處士據  
分注潛為  
州祭酒又  
為彭澤令  
解歸徵著  
作郎不黨  
則非周就  
莊光之比  
當從刊本  
作徵士

魏太武帝始光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精敏下無道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  
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  
果於殺戮復悔之往  
夏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為

南秦王十一月魏主遣公孫軌奉策拜楊玄為南秦  
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讓之欲奉以還玄懼乃出

迎晉徵士陶潛卒集覽徵士猶言處士也說文召也行

於微而聞達者即徵也又莊子士有九徵而不變則君

子也少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

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

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

遇之送遣也力僕也給分勞之役者在官八十餘日郡

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

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

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取

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

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發明甚哉出處之際君子所

當致謹也揚榷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

視荀孟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沒  
也書曰莽大夫揚榷死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在  
晉乃太尉侃之孫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  
宋移國心復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  
以晉處士書之明其事綱目取諸前史以激千載之清  
然通鑑是年不載其晉隱逸傳不見其不屈之意至南  
風爾臣嘗因是考之晉隱逸傳不見其不屈之意至南  
史始著其說且載檀道濟嘗饋梁肉麾而去之之事則  
潛之此意顯然明白今分注亦本此為說其有關於世  
教多矣茲故詳而論之以詔後之君子云書法潛卒於  
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於是  
特書之是故晉亡矣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矣張承  
業心乎唐則卒書唐徵士  
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二十四



光四年春正月魏太武帝崩于平城



